

鲁迅影响下的师陀创作

吴军英

(淮海工学院 文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05)

摘要:师陀是一位致力于乡土小说创作的京派作家,同时又是与鲁迅在精神血脉上有着深深联系的作家。他对乡土中国社会关系的揭示、对女性悲剧命运的关注都继承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另外在诗学建构方面,他小说中的归乡模式、散文化体式以及意象、语言的使用也可见鲁迅影响的痕迹。

关键词:师陀;鲁迅;乡土小说;国民性;归乡模式;散文化体式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9)01-0053-05

师陀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走向文坛的京派作家,也是在精神血脉上与鲁迅有着深深联系的作家。京派的李健吾和左翼的杨刚在评述师陀作品时,曾不约而同地说它们“令人想到鲁迅”^[1],杨义也敏感地指出,师陀的“艺术倾向处于京派和北平左联之间”^{[2]420}。

尽管师陀本人与鲁迅素昧平生(既未写信交往,更无从晤谈),他在写作之初曾给自己立下一条规定“决不就正于前辈,即使自己极尊敬的前辈,以免影响他们的工作。”^{[3]372}但是从内心里,他对鲁迅充满了向往和崇敬。步入文坛之初,他曾自觉接受过鲁迅文学的滋养,“我是个鲁迅先生作品的崇拜者,凡是他的著作,能买到的我就买,买不到的我就借。……鲁迅先生的作品我全看过,而且不只看过一遍。”^[4]鲁迅1936年在上海病逝时,他从报上得知了消息便赶往殡仪馆为鲁迅守灵,“从鲁迅逝世的第一天起,我每天都赶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去守几个钟头的灵。出殡那天,起先是几千人,后来大约有二二万人,一直送到万国公墓。”^{[3]394}1988年,在《致杨义》中他又说:“我当时以至现(在)都是鲁迅迷,至少是鲁迅的崇拜者。”^{[3]102}“早期作品个别篇章有过火处,那是受鲁迅杂文的影响。”^{[3]103}可以说,对鲁迅本人的崇敬,对其作品的热爱,从文学精神到艺术形式都深刻地影响了师陀的创作。

鲁迅是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开创者。在《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中,鲁迅怀着极为沉痛的心情鞭打着阿Q、祥林嫂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愚昧、落后、奴性心理和依附驯良的国民劣根性,尖锐地批判那些以赏鉴别人痛苦为乐的冷漠而麻木的看客群。而在师陀的创作中,他祛除了沈从文、废名小说中的“乌托邦”色彩,在精神血脉上与鲁迅相通,继承了鲁迅对乡土中国社会关系的思考和对国民性的批判,并在对人性的深刻刻画上与世界文学相通。

他描画了中原农村上一世纪三四十年代最本真的生活状态,同时也是对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生活朴实的素描。在他的小说中有两大人物类别:官绅阶级和普通乡土子民。前者的仗势欺人,无法无天、鱼肉百姓,后者的胆怯麻木、愚昧无知,他们物质生活的贫困和精神生活的无所依凭,二者在其小说中相辅相成地存在着,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

官绅阶级的一手遮天、草菅人命、欺压百姓在其小说中有着真实的表现。《头》已卸职归乡的庞局长家的几头牲口被人在夜间偷走,孙三强被做了替罪羊,砍头示众,以警世人,而孙三在村民的眼里却是一个善良、本分、幽默的好人,也曾是

收稿日期:2008-12-01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京、海派作家研究》,编号:08SJD7500004

作者简介:吴军英(1971-),女,四川仪陇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庞局长家一位老实肯干、不惜力气的帮工。孙三的结局让人想到被诬为贼、无辜受死的阿Q,他们都是弱小无助者,是在强权的碾压下哑口无辩被送上祭坛的牺牲品!唯有不同的是村民感到那被砍下的头颅似乎就是自己肩项上的,对于孙三的死感到不安和同情,似乎他就是自己命运的前兆。而阿Q之死在S县人心目中唤不起丝毫同情心和悲伤感,仅仅作为他们观看取乐的对象和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存在。显然,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阶级矛盾比一二十年代尖锐、激烈。《寒食节》“绰号静街虎”的四老爷只要一出门,村民瞥见他的影子,“哪怕一肚子冤屈,正吵得起劲也得忍着”^{[5]847},可见其威势之烈!三少从省城还乡,曾是其奶娘的疯子丑大娘强闯进门,嘴里振振有辞向他索钱,可当两个团丁从屋里“探出头来”时,她神气骤变,“我是来评理,我是来评理——”她喃喃的说,好像在乞求,又像申诉。她一步一步一个豆虫般向后退去。”^{[5]850}“原来她唯一的女儿就是死在兵手下的。”^{[5]851}即使已变为疯子,她仍然知道兵的恐怖!其态度转变之快令人想到《离婚》里整整闹了三年、不肯离婚、泼辣刁蛮的爱姑在七大人一声“来——兮!”后的自动表白“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6]287}。总之,官、兵、绅的勾结使得普通乡土子民“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能任由宰割,在其烈焰之下讨生活。

乡土子民们麻木不仁、盲目乐观、妄自尊大、自欺欺人等品性都在小说中有着集中的体现,他们是一群缺乏主体自觉的人众。通过对他们的刻画,师陀表现了对无意义庸俗人生的否定,以及对于物质与精神压迫造成的动物式人生的怜悯,指向懒散、容忍、苟且、冷漠、愚昧、保守、奴性等国民性弱点,也指向了人性弱点。

如对看客的多次亮相、审视,这是对鲁迅创作主题的呼应。《过客》村民们争看死尸,兴致盎然地议论死因,结果才明白死者是一位倒毙路上的老人。《秋原》村人一听听说在豆丛中发现了陌生人,便成群结队、闹闹嚷嚷跑去了,紧接着在地主“迫击炮弹”的唆使下,稀里糊涂将那人吊打至死,后来才醒悟那人是一疯子,可见他们的盲动性、易被怂恿性。《倦谈集·早晨第一章》当权者几乎每天要枪毙两至五个人犯,“空着的日子倒是喜庆佳节一般的稀有”^{[7]163}。一老头成天前去观看,他兴致盎然地考究着各种被枪弹撞穿的头,发现使人发笑的材料,为头颅定各种名目,“烂西

瓜”“红色的葵花”等,被处决者中有他相识者,他照样取笑。他把枪毙人称之为宰鸡的工作,说不过是“杀几只小鸡罢了。兵!一枪打个帽儿飞,你看罢,红的,白的,呵耶……”“要是你去,我也送终”。他惯以麻木的心去体会一切,哪怕再心寒的事,经他口说去,人们便心想“‘原不过如此’,因此不禁相率笑了。”^{[7]162}《倦谈集·夕阳无限好》一对年轻的学徒对被枪杀者毫无怜悯之心,看见狗在湖中撕咬他们的尸体,只觉得有趣,“大的学徒看得入迷,师弟却忍不住发出扑哧的一声笑”,并向死尸投下一砖片,大嚷道“你也会痛吗?喂咳!”^{[7]168-9}作品对当权者残暴不仁的愚民高压政策进行了抨击,并对冷漠、无聊、残忍的看客进行了全力挞伐!

又如对盲从、毫无自我的奴性心理的揭示。《寒食节》长庚忠心地伺候着主子,在三少全家搬到省城以后,让他看守旧宅院,他“住得久了,简直忘记了主仆的界限。他不仅关心大宅上的产业,且常挂念着人世。他时时希望主人都好,又要使他们觉得自己好,生怕回来的人不舒服,因之他不由得发慌。”^{[5]842}主人清明节前回乡,他激动得哭了,做事生怕主人不满意,张罗了半天才烧好茶,尽心尽力为主人做饭,“忙了个人仰马翻”,所作一切还是不能使主人满意,被主人骂也不记恨,“眯着小眼睛,谦卑地笑着。”^{[5]848}听见外面有人吵闹,他想到若老主人还在,村坊上不至于闹成这样,“女人敢骂街?”^{[6]847}主人离开时没有马骑,他竟然为主家的落魄难过得“眼里噙着泪”^{[5]852},恋恋不舍送别主人。小说对此麻木不仁、缺乏自我的奴才心理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揭示。《人下人》叉头是东家忠实的看家狗、一个不折不扣的奴才。在主人搬进城后,他负责料理庄园,每天按时打扫庭院。他爱惜主人的财产,不借给邻居任何用具,也决不让小孩进入,即使在睡梦中,他也能被迈进大门的脚步声惊醒而视来人为贼。与前一篇小说不同的是,小说最后写到了他的觉醒,在村人的嘲骂“奴才”声中,在与年轻人的冲突对抗中,他终于有了人的意识的初步萌发,辞了工,奔向异乡,开始新的生活。小说的结尾显示出一抹亮色,也显示了作者对培养健全人性的一种期待和信心。

自以为是、狭隘自负、从不反省的品行在果园城人身上体现得最突出,他们认为自己生来就很完美、无可指责,犯错误的只可能是旁人,“你尽不妨说是全世界;至于他们自己——即使他们自

己明明知道他们满身罪恶，他们可仍旧满心的自以为应该”^{[5]522}。他们对塔的来历一厢情愿的认定，以为自己非常重要，上天特地送一座塔镇住他们的城脚，使他们不至于被从河上奔来的洪水冲入大海。尽管城里没有什么名山、池沼，就连大的石头都找不到，“只不过是褐色平原上点染几座小林，另外再加上个跛陀”，但是果园城人认为“什么都不缺少”，“他们甚至会说世界上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果园城！”^{[5]524-5}果园城“天下第一”的自夸不正是统治阶级常夸口的“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在他们精神上的投射吗？《倦谈集·跋》对统治阶级自欺欺人的言说进行进一步讽刺揭露“因为据说我们有着超然的文化，凡异民族侵入即等于自亡，要被同化。连民族也消化得了，真是可惊的‘内功’！……”^{[5]5173}此一大段议论足可见鲁迅杂文的风采。

此外，对乡民们封建迷信的思想揭露颇深。《雾的晨》九七因为家里缺粮食吃，在大雾天爬树打树叶，失足摔死，毛奶奶认为是得罪了青杨大仙。《寒食节》关七嫂的锅被人偷去，她向草人施刑，浇滚烫的开水，用木勺敲头，并做出“看刀”、“刀到头落”的姿势，频频出语诅咒“神鬼有眼，跟着他！”^{[5]846}试图达到惩罚小偷的目的。

妇女是鲁迅深为注目、同情的人群，她们的社会地位最为低下，受压迫最为深重，鲁迅在小说中挖掘她们身上的弱点，意图促使她们觉醒，也曾于1923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过演讲《娜拉走后怎样》，指出“觉醒的娜拉”在当时出走的可能结局：要么堕落，要么回来！1925年又写作了短篇《伤逝》，明确昭示子君的结局——回到父亲家中郁郁死去，以此警示新女性！

师陀也写过《娜拉的下落》的散文，表现了名为“娜拉”的女子的性格命运。在小说中同样对女性命运寄予了深切关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二度嫁人的祥林嫂害怕死后被地狱的阎王分为两半，而无怨无悔地捐门槛以赎罪。而《颜料盒》中酒后失身的油三妹含恨自尽，《无望村的馆主》婚前失贞的百合花过门几天就被丈夫遣回娘家（尽管她是由于丈夫撺掇朋友猎艳而失身），可她并不怨恨丈夫，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在她死后丈夫能再来一次，将她埋在夫家的坟地里，尽管她与浪荡子丈夫之间从未有过真正的感情和夫妻生活，可她仍然认定“生是夫家的人，死是夫

家的鬼”！作品同样揭示出她们受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毒害之深而不自知！小说也写出了“娜拉”出走的命运。《鸟》易瑾冲出校门，立志献身革命，服务社会，却屡遭男性凌辱，还被辞退回乡——回到父亲的家中，可是等待她的又是什么呢？在一个封建意识浓厚的小城她何以立足？我们可以毫不困难地预想她的结局：要么嫁给某位男人做填房，要么再次离乡出走。归宿何在？前路茫茫！《三个小人物》布政家的大小姐刚考进省城高中，就受到老师兼作家的已婚男性的引诱私奔，结果在他满足了欲望、经济陷入困窘的情况下，便毫不留情将她遗弃在一家破旧霉烂的小客棧里，苍白憔悴、欲哭无泪的大小姐只好回到家乡安身，后来为供养抽大烟的母亲，沦为妓女。其可悲结局正是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艺术传达。

二

鲁迅是现代乡土小说“离乡——归乡——再离乡”模式的创造者，他对故乡既怀恋热爱又厌恶批判的复杂情感（源于对乡土中国沉滞落后的现状和国民劣根性的憎恶），奠定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书写的重要一脉，并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对此师陀也不例外。对乡土的二重矛盾情感在其小说中有着深切体现。一方面，他笔下有许多缠绵思乡的游子，有许多热切的返乡者，他们有的甚至跋涉千里徒步返乡，如《宝库》中回乡战士杜振标，有的即使回到故乡孤独地活着也要坚守在这里，如《巨人》中抓，有的死也要死在故乡的土地上，如《落日光》中身心俱疲的男子，《无言者》弥留之际的战士魏连德的“精神怀乡”更是故乡情深最痛的表达！但另一方面，师陀又是沐浴过现代启蒙思想洗礼的知识分子，当他以理性的眼光审视故乡时，故乡便完全暴露出它的丑陋面，离弃便成为必然。《宝库》杜振标怀着对家的渴望归来，家乡却已无他的谋生之地，最终他抱着朦胧的共产希望离开。《狩猎》孟安卿在离乡十二年，成为肖像兼风景画家返乡时，他已存于人们的笑谈之中，成为有乖张脾气人的代名词，故乡已彻底遗忘了他！他最终没有勇气去见和探听姨表妹的消息，而选择了离开，“火车在等候他，一切旅馆和按月出租的房子都在等候他。”^{[5]546}这就是返乡者的尴尬和失意！他将老死在外永不回来，成为永远的异乡人。《果园城记》（短篇小说集）虽然没有明确写到叙事者“我”的离开，但从“我”在这里

已无至亲可寻、无家可归的现实,从“我”对此城风气的厌恶,与城中人事的隔膜(包括与朋友间巨大的观念差距、人生追求的不同)都可以看出离去是必然的!或许我们可以把《颜料盒》的结尾视作“我”将再度离开的征兆,在了解了城里女性的悲剧命运后,“我”感到了一种沉重的压抑,此时“我”看到“从上游,从明净的秋季的高空下面,远远的露出一片白帆的帆顶”^{[5]506}。“白帆”恰意味着出发和希望!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它也是实践鲁迅“归乡模式”的范本。路在何方?作者没有也无力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或许《一片土》中那位永在路上漂泊的旅者是作者心绪最好的写照,正如鲁迅的言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6]69}

鲁迅乡土题材的小说开创了小说诗化、散文文化的体式,如《故乡》、《社戏》浓郁的抒情色彩和小说、散文难以截然分别的体式。师陀小说则是对后一种体式的巩固和有力推进。在其三十年代的小小说里,多篇都采用了散文化的体式,如《巨人》、《过岭记》、《过客》、《寻金者》等等,而在四十年代的力作《果园城记》中则整部小说集都采用了这一体式。它们往往篇幅简短,不追求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不塑造丰满动人、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也不追求戏剧化的效果,而是力求保持与生活状貌一致的散文化状态,读者完全可以将其视为散文来读,可以说师陀以其丰厚的创作成绩接续了鲁迅的探索,并对这一体式的成熟作出了突出贡献,而这又与师陀的某种文体观念有关。对他而言,小说和散文这两种文体的边界是模糊的,他会用小说的作法去写散文,也会用散文的笔法去写小说,二者互渗的结果正好应验了他在《里门拾记·序》所说的一段话“这些东西有的像小说,有的像散文,有的却又什么都不像”^{[7]97}。

在意象、语言使用方面,也可见师陀对鲁迅作品巧妙化用的痕迹。如《果园城记》果园城里人们的生活、心态完全是乡村化的,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狗永远卧在街上打酣,猪在横过大路,女人们梳着圆髻同自己的邻人谈话,“一个夏天又一个夏天,一年又一年,永没有谈完过。”旁边是啼哭不已的小孩,薄暮时分男人从田间归来……。不了解这地方情形,初次经过此地的旅人会为这景象叹息不已,“幸福的人们!和平的城!”^{[5]457}这样一幅“田园乐”的景观让我们想起了鲁迅在《风波》里描绘的何其相似的一幕!岸

上是农人准备吃晚饭,河中是悠闲的文人乘船经过而发出感慨,“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呵!”^{[6]51}紧接着鲁迅揭开这帷幕,在田园牧歌的表层掩盖下是人们物质生活的穷困和精神生活的贫弱,而在师陀的小说里,也逐渐呈现出了批判的内涵。又如《生与死》中撞电灯的小青虫意象,他“看着小青虫在电灯上触碰,跌下去,再飞起来负气的冲上前去,灯泡丁丁响,自然又跌下去了。望一息,眼花起来,他恍然觉着有些哀感似的东西。”^{[5]966}小青虫正是观者——革命者的化身,他最终入狱英勇牺牲,此一意象的选取显然有鲁迅《秋夜》影响的痕迹。再如《人下人》老仆人叉头所做的一个奇怪的梦,梦里“出现一张大嘴,贪婪地啃着他,细细的嚼着他,先是四肢,后是头——不时抬头望望,大概味道很不错的。再后——毛梢都麻痹了。”^{[7]82}这一吃人意象的出现是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压榨他的象征性描写,也是《狂人日记》吃人主题的具象呈现。而《雾的晨》更是借狗这一动物视角,揭示出中国社会是一个吃人的社会,中国人在纲常伦理掩盖下虚伪的性格。在狗的眼里,人是要吃人的,他们围着九七的尸体就是明证,然而他们总是要假以虚伪的名义去干自私的勾当,“然而他们并不即时动手,还要讲些什么大道理,譬如“不得已”呀,什么“苦衷”呀,然后再偷偷摸摸拣选最可口的拿走,要那样似乎就光明正大了。”^{[7]153}对人们互吃的心理认定,“狗心里很明白,……反正有一天人是会将人吃尽的”^{[7]154}作者在此所寄予的思想内涵与《狂人日记》何其一致!然而却又创造性地运用了动物这一陌生化视角,带给读者新的感受力和冲击力,显示出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之所以如此,与师陀心中潜藏的左翼情结是分不开的,他虽为京派作家,但在正式踏入文坛之前,曾是一热血革命青年。读高中期间便接受了左翼思潮的影响,而由“王继曾”改名“王长剑”,以示对革命事业的向往。1931年他到北平寻找中共,准备参加革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加入了中共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并发表了反映学生爱国运动的小说《请愿外篇》、《请愿正篇》在左联刊物《文学月报》、《北斗》上。1932年秋,他和共产党员赵伊坪去济南找党组织,1933年还去太行山区考察打游击的可能性……。尽管最终他未能如愿参加实际的革命运动,而致力于

文学创作,但是前期对于左翼革命的参与使他在创作中始终有一道关注时代与现实的潜在目光(尽管在叙述时他刻意隐去了价值判断和主观色彩)。同时,迈入文坛之初,对于鲁迅作品的热爱

和丰厚营养的吸取,免不了对其的模仿、借鉴,或许这仅仅是一种无意识的借鉴,是尽情吸收之后的自然释放!无论如何,在他的作品里有着鲁迅的影响这是无可怀疑的。

参考文献:

- [1] 杨刚. 里门拾记[N]. 大公报·文艺,1936-6-20(351).
- [2] 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 第三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420.
- [3] 师陀. 师陀全集. 第五卷. 书信、日记、论文、附编卷[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 [4] 师陀. 师陀全集. 第三卷(下). 散文卷[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537.
- [5] 师陀. 师陀全集. 第一卷(下). 短篇小说卷[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 [6] 鲁迅. 鲁迅小说全集[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 [7] 师陀. 师陀全集. 第一卷(上). 短篇小说卷[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 [8] 马俊江. 师陀与鲁迅. 鲁迅研究月刊[J]. 2004(8):82-83.
- [9] 解志熙. 现代中国“生活样式”的浮世绘——师陀小说叙论.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 2007(3):5-6.
- [10] 丁帆. 中国乡土小说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88-196.
- [11] 刘进才. 京派小说诗学研究[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199-201.

Shi Tuo's Writing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Lu Xun

WU Jun-y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ai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Lianyungang 222005, China)

Abstract: Shi Tuo, a writer - of - Beijing devoted to creating novels of local color, is deeply related to Lu Xun spiritually. His description of the social relations in China and his concern about the tragic fates of Chinese women show a continuance of Lu Xun's thoughts on nationality. In the poetic construction, Lu Xun's influence is also felt for the similar model of hometown - returning, prose style, images and the language used in his novel.

Keywords: Shi Tuo; Lu Xun; Novels of local color; Nationality; Model of hometown - returning; Prose style

(责任编辑:李开玲;校对:丁 一)